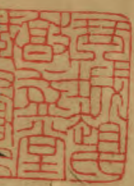


河  
干  
問  
答





始刊河干問答序



道光八年六月於官禮部友人處得



閱邸抄知貴州撫臣奏安平縣詳請  
康熙癸巳進士原任已故大名道陳  
法入祀鄉賢祠卽吾祖學者稱定齋  
先生者也內載吾祖著有易箋採入

欽定四庫全書又著明辯錄河干問答醒心  
集行世易箋明辯錄醒心集久經刊  
刻布散人間惟河干問答未及梓行  
不絕如綫數十年前有知之者轉相  
傳寫故吾黔中丞得入奏章而陳氏  
子孫日久失傳竟有莫得見者兄子



體正廉孝適以書來云曾祖所著河  
干問答在黔孫曾均欲索觀於是若  
疇梓行之舉遂從此始先生於乾隆  
初年歷任山東運河道護理東河總  
督調任淮揚道親視隄工熟爲籌度  
乃成此書甲子乙丑間孫文定公嘉

淦嘗敬呈

御覽留中乙丑秋調直隸大名道此書遂  
不果行於茲八十有五年矣整襟敬  
讀先論南徙與二瀆交流之害次論  
河不能分與分黃道淮之難並論河  
決之由補偏救弊不易縷列紙上如



數掌紋人人知爲害有如是者害旣  
明然後移而就利必樂從乃論河道  
變通其利二十有二運道變通其說  
有二復以漕運調濟之宜諄諄言之  
終之以辨惑論以及開河不宜築隄  
經理東南之策確有可信而治河之  
道畢焉中間由漢至明司河務著河  
論人名書名近不經見彙萃言之淵  
博詳明無一鑿空語夫事知之者固  
難行之者尤難卽或知其實當如是  
而起而行之需大英豪當斯任無其  
人則事終不能行漢董仲舒所謂有



治人無治法非無治法也而行斯法者數百年不一見孟子所謂徒法不能以自行也先生自言存吾說以俟後人一旦有慨然行之者而是書具存可取而用之刊書之意其在斯乎第十孫男若疇謹序

道光八年孟秋中浣



河干問答

黔中安平陳法定齋著

論河南徙之害

客有問於余曰河之南也久矣亦氣運使然乎余曰非也鴻濛瀕洞之初大塊融結水流山峙各有部分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如人五官百骸氣血流通不可得而倒置變易之也其或六氣七情感而成疾血氣有妄行之時則調劑之以復其故未有聽其妄行而且逆制之擾亂之而能生者也東海爲百谷之

王江淮統西南千支萬派之水趨之已爲澤國河出於西統崑崙積石而注之東北此天之經也地之紀也不可得而易置之也史記天官書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設於渤碣唐一行言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而以河濟爲北紀江淮爲南紀河之南與天文不相應夫河之入淮如漢之元光宋之太平興國咸平天禧熙寧皆由澶濮曹鄆以入淮泗然不久而卽塞至金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由濮范鄆城至張秋亦南北分流入海其後乃由蘭陽曹



單歸德下蕭碭以入淮元明以漕運益逼河而南故環北數千里無大川而區區淮揚乃爲河淮江漢並趨之處非天地之常也河之由濮鄆入淮以地勢之南高北下也自蘭儀而東地勢稍高故在豫東河之決而南者十之二三其決而北者十之八九自曹單至徐兩山夾峙徐州城外河僅寬六十餘丈又百餘里至睢寧之鯉魚山南岸卽峰山龍虎山河寬百丈河底皆砂石河流爲之關束壅於下則決於上故明之中葉而其季年則自歸德而下徐州而上中間數

州縣皆其蹂躪之區矣靳文襄公不得已而開毛城舖又縱之入微山湖然其淹沒民田亦不少矣其自徐州而下則往往爲淮揚之害邳宿桃清在黃運兩河之間無歲不災沐沂之水自馬陵諸山建瓴而下每一漲發爲堤所束不得入淮則溢而爲沭陽海州之害動輒告災此皆河南徙之爲害也世之人習見河之南流不以爲異而不知違其故常而爲害滋甚也



論二瀆交流之害

或曰後世何以河患之劇也曰江淮河濟四瀆分流入海此天之經也地之紀也自河溢而堙濟又南徙而奪淮此後世之大變也而人習而安之毫不以爲怪亦未知其爲害之大也請試言之夫淮天下之大川也名爲納七十二道山河之水以河南通志考之蓋不下三百餘道南至光山桐栢西極陝洛北至中牟鄭州環數千里之水涓滴皆入於淮以入海自黃奪淮乃瀦而爲湖故洪澤村名也前此未有湖也漢

陳登之築堰以灌田興水利卽今茆家圩塘埂皆隴畝之遺跡也未必卽今之堰宋乃有洪澤河之名元時運道由海口而上亦未有蓄清敵黃之說隆慶間王宗沐築堤只高七尺吳桂芳疏云堤高七尺水深不過五尺萬歷七年潘印川築高一丈然由周橋而南二十五里皆無堤常三省猶揭之於朝其後水患日甚牛應元張企程夏之臣相繼言之遂開武家墩周家橋而潘公亦以此獲罪靳文襄公築翟家壩堤二十五里至二十二年而泗州城郭公私廬舍俱湮



沒矣今堤日加高湖水瀦之日深泗州浮圖乃露其頂黃河日高黃強淮弱爛泥淺僅深五尺其泥浮鬆難去清口之所出無幾每西北風起黃流直灌至高堰而南既淤其東北朱家口之決二年乃塞又漸有淤其西南而湖日高故湖水日益泛濫而淮水且阻抑而不得出故向之泛漲於伏秋者今冬月亦盈而不消向之深僅五尺者今何止丈餘向之去堤數里者今堤根皆深數尺向之阜陵泥墩尙可分別者今則渺茫一片每至伏秋霪雨河南全省之水奔注淮

河淮河之水漲入洪湖而洪湖已不能容納又益以毛城舖天然閘峯山四閘減下之水皆歸於湖其三壩減洩之水不過餘波迴溜若遇淮黃交漲風起浪湧高堰在在危險其地勢高運河一丈有奇一有潰裂則害不可勝言卽三滾水壩天然壩減下之水入高寶諸湖則淹近湖之田入下河則泰州興鹽卑下之區難免淹沒此下河之受害也河南之水建甌而下洪湖之水倒漾而上宿靈虹五泗盱各州縣一雨便成澤國水沉地畝不下數千百頃蠲賑無虛歲動



糜帑金數百十萬地畝之荒蕪人民之流離井里之蕭條風俗之頹敗觸目傷心其臨鳳懷壽暨潁州各州邑去洪湖稍遠然淮水停蓄節節頂阻甲子三月五六寸之微雨而淮水已驟長五尺及勘河至壽州而城外皆水泛濫於兩涯之間麥田皆被湮沒阜陽具報淮水漲入平地十餘里深至一丈五六尺不等發社倉以賑貧民伏秋汎則泛濫愈遠蓋沿河之地無歲不災此上游之受害也其旁近之處如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湖之浸沒又其常也不特此也河南之

陳州歸德與潁州太和宿亳接壤其水皆由淝沙睢潁以入淮今下游之水反倒漾而上而河南之水亦阻而不得下故歸德陳州各州邑亦動輒告災地畝亦多板荒山左濟寧以西曹單以東各州邑之水皆無所洩南陽昭陽盡爲沮洳之區至若西風鼓浪行舟漂湧衝石堤而立碎雖有救椿豈能恰遇其處此皆黃奪淮之爲害也蓋數百年於此而於今爲尤烈何世之習而不察也可怪也或曰淮之爲暴如潘公所引先春亭記亦自古而然曰當其時淮之爲暴或



數十年而一兒故紀之以志異未有歲歲如此者也  
或曰今天然壩既開下河既疏水患其亦息乎曰天  
然壩不過稍洩洪湖回溜之水以保高堰之石堤可  
耳今歲水尙未過三壩而洪湖已不免於倒漾沿淮  
之地麥秋皆被湮沒况當淮黃交漲之時又以敵黃  
爲慮不敢輕議開放則民田之受累已不少矣下河  
之卑下亦地勢使然亦聊以補救云爾卽疏浚海河  
一經霑雨各場河之水皆奔匯於海河又兼海潮上  
湧亦難宣洩且鹽河有閉閘之時而潮汐無停歇之

日安在其久而不淤乎是以從前屢濬屢淤迄無成  
功豈非海口之高下有定位非可以人力爭乎曰借  
清以刷黃淮亦不爲無功於河曰此最其說之難通  
也黃性湍急故能刷沙清水合之其性反緩其刷沙  
也無力是不惟不能助黃而反牽制之且沙見清水  
而沈是不惟不能刷之而反停淤之海口之不能日  
深未必不受淮之累也不然自古黃獨流入海又何  
嘗籍清水以刷沙乎



論河不能分

或曰二瀆交流之爲害酷也或于豫充分河而道之以殺其勢不亦可乎而世之論者以爲河不宜分分則力弱不能刷沙禹何以疏九河王景何以十里爲水門後世之分河者亦不少也其果不可分乎曰非不宜分不能分也世之論者拘於束水攻沙之說夫沙隨水分分水者非止分水而不分沙也大水刷大沙小水亦刷小沙計河之深不過二丈若如他水之散緩可疏之爲數河深不過數尺不惟制之甚易且

可資其灌溉之利前之人何憚而不爲也無如黃水之性湍急如物之膠葛糾纏而難分嘗於曹縣之芝麻庄開一引河其水當岐分處勿南勿北如是者旬日引河之勢旣盛而正河遂涸故曰河不兩行又豫兗土最疏惡若支河刷深則全河盡歸支河若下游稍有未暢則仍歸正河且河之遷徙不常或分之未久而正河之溜勢稍移則支流立涸此其所以難也故河之分流久而必合徐武功之九堰不久卽廢惟寧夏之河其地高而土堅河出青銅峽乃就峽口分



之滎陽之汴渠所謂於鴻溝下引何爲漢唐之運道  
蓋地近成臯山脈其土旣堅故可立石門以分水賈  
讓所謂據堅地是也若平原曠野土性疏而不可爲  
矣若禹之疏九河非以一河分而爲九也蓋其時洪  
水泛濫禹就其地疏之使由地中行其後亦必漸自  
合并世謂齊桓公堙河以廣地亦非也王景之水門  
治汴渠非謂沿河每十里立一水門也河行千餘里  
至千乘海口不惟不勝其繁且更相迴注仍入於河  
又何爲多事乃爾蓋其時滎口石門已壞乃在河中

此分黃爲汴之要津水口寬則河流冲刷而易潰水  
口狹則分水無幾無以濟運故於滎陽一帶擇堅地  
十里爲一水門使相迴注下游共爲一汴河以利漕  
挽耳故史不書何渠成而書曰汴渠成則景於此用  
力爲多也然度其時亦不過爲三數斗水耳乃世不  
察遂謂沿河爲水門亦記事者未能別白言之之過  
也



論分黃道淮之難

或曰河既不能分若於清口之上另闢一河以道黃歸海而以淮之故道還淮又分淮爲一渠以入河而通漕是不亦可乎卽不能引全河亦可分河而殺其勢則淮水暢出清口不猶愈乎曰是誠中策也然反覆思之亦有甚難者凡分河必假河之力以衝刷今桃清一帶其土性甚堅清口而下節節埽上埽下水深至四丈餘則掣溜甚急河至此已有建瓴之勢今另闢一河至海三百餘里所費不貲必不能如故河之寬深恐虛糜帑金而無益耳分河又必於河流迂曲之處乘勢利道所謂河頭也今清口而上河流迅直無河頭可引是欲分之勢亦有所甚難且河之決或在所分之上決於上則分於下者亦涸矣故吳桂芳之草灣楊一魁之黃家壩不久而亦廢陶庄引河究未能暢流是亦前事之可驗者也



論河決之由

或曰後世何以多河決之患也曰防之而後決也譬如羣虎放之深山曠野則游行自如若以千百人夾之使之或東或西其噬人也必矣古之治水者順水之性疏濬之利導之而已未聞爲堤以障之也平當之奏聞寶之詔理到之言也曲防起於後世然齊趙以河爲界猶去河二十五里而爲堤亦未近水爲堤也自漢乃有金堤石埧至宋仁宗天聖七年高弁高繼密上黃河諸埧圖宋史河渠志記捲埧之法與今

同其記臨河諸州各埧卽今臨河埧工也其馬頭鋸牙上約下約等名目卽今之挑水排椿鷄嘴埧也木岸卽木龍也世謂捲埧仿於賈魯非也元豐四年澶州小吳埧決李立之分立東西兩隄五十九埧定爲三等以向著河勢正著河身爲第一河勢順流堤下爲第二河離堤一里內爲第三是宋之埧多臨河也故河之患爲尤烈而後世治河者猶篤守之何也夫河本有正道淺者亦不下丈餘河卽善遷必無越出平地丈餘東西橫流之理河本濁流無堤則秋水時



至雖泛濫於兩涯之間然其勢散漫不爲大害水去沙停地反肥饒臨河之地日高久之河流不溢出於岸而河身日深曩者河南河去堤最遠河偶陷堤又爲一堤環之謂之塌堤還堤蓋內外之地相平堤穿而河不徙也自臨河築縷堤河去堤近者至以丈計河形迂曲堤亦隨之堤有定形河多變遷遠者忽近直者反曲近則偏河曲則迎溜旣夾河而爲堤以爲束水攻沙不知河之兩涯旣狹河之溢出者歲歲填淤故臨河之堤高四五尺而堤外高至丈餘河之泥

沙爲堤所束不得散布其填淤於堤根者十之五而仍歸於何身者亦十之五故堤高而何身亦高以水面較之堤外田廬高者至丈餘沿河至海皆然堤近而曲河一薄堤堤穿卽建瓴下注小則淹浸大則奪河於是捲埽以護堤或禦之不時或力之不敵或埽朽而移河亦遂決河決而正流淤則河身愈高刷之愈難屢決則屢淤屢淤則愈高愈高則愈決此非堤防之爲害乎今河南開封府之河水面高如女墻徐州之二洪昔在水面爲漕舟梗今皆在水底不可復



識王家營減水壩建於康熙四十年原以減洩伏秋  
異漲之水今霜降水落時水面乃高於壩五尺餘每  
秋後開之以濟鹽運非河高之明驗乎古之善治水  
者曰不與水爭地今欲讓之而不能此積重之勢也  
淮揚之人有一旦爲魚之憂河身無可疏之理而恃  
堤埽以禦河此不勝之數而日敝之道也國家經費  
日煩而不測之變不可勝防亦柰何不知所變計乎



論河工補偏救弊之難

或曰河既不可分世所謂治河只有補偏救弊之法無一勞永逸之策不信然乎曰世之所謂補偏救弊者曰堤埽曰減水壩曰引河曰放淤四者盡治河之能事矣夫增卑培薄捲埽下椿所謂防之而後決者非但下策也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減水壩以爲減洩異漲之水夫此減下之水將安歸乎非泛濫於南東其畝之間耶卽一減水壩爲一引河亦水過而卽淤耳靳文襄公多開減水壩人或攻之則欲費百

五十萬爲堤以夾引河而徵其費於民田夫卽能保其引河之水之不旁溢不能使其不淤墊也卽能使民田不受引河之害而洪湖之泛濫不能免其害於西南沂沭之漲流黃河之偶決不能免其害於東北是非引河之堤所能禦也堤遂足爲利乎且費數百萬之帑金以治河而又有無窮之費以治各處之引河是以必不可行之事難當寧也且河勢變遷則壩亦徒費引河以避險是矣然亦只可行之於兩堤稍寬之處未有於堤外開河者且河或不成費無所銷



故往往畏而不敢爲又引河之尾所直之處河復近  
堤是避一險而又生一險也且數開引河則河流益  
直直則刷沙無力而河身益淤此隱患之難知者也  
至若放淤必其堤外地勢與隄內高低不甚相遠且  
係直溜或可行之若夫地勢過低溜勢稍曲恐難收  
束致生他患且新築之堤生土難恃旣舍舊堤新淤  
之士一遇坐灣崩潰必速皆未爲計之得也嗚呼補  
偏救弊直所謂捧土塞河耳而世方守之而不變蓋  
亦計無復之已



論河道宜變通

或曰子之深有感於河之爲害而慨治之無其術也其亦有長策乎曰難言也非常之源黎民懼焉蓋一出口而世已目爲病狂爲怪誕矣雖然鳳泗及濱海之民困極矣天心有悔禍之時則河道終當有改易之日吾存其說以俟後世不亦可乎夫河之徙而南也世之人不惟不以爲怪且習以爲固然反若利其如此者只知爲漕之便而未知其爲害之酷如前所陳也劉忠宣公疏云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

阜東北低下黃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萬侍郎治水筌蹄云河南屬河上源地勢南高北下南岸多強北岸多弱夫水趨其所下而攻其所弱近有倡南堤之議者是逼河使北行也由是言之二公非不知地勢之南高北下非不知水性之就下而終強河使之南者以妨運也然雖強之南而河屢決而之北而其決又多自金龍口其北者多由濮范注張秋由大清河入海嘗試考之漢元光決瓠子注鉅野五代晉開運元年決滑州浸濮鄆環梁山合於汶



水宋咸平三年決鄆州浮鉅野天禧三年決滑州歷  
濮鄆注梁山灤鉅野澤通連梁山灤卽在張秋東金  
章宗明昌五年決陽武由濮鄆至張秋亦南北分流  
入海明正統十二年決金龍口衝陽穀堤十三年決  
張秋沙灣入海宏治二年決金龍口下曹濮衝張秋  
宏治五年復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由河東  
阿鹽河入海萬曆十五年萬曆三十年皆決金龍口  
崇禎四年復決金龍口衝張秋

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河決封邱朱源寨築金龍口堤朱源  
寨近金龍口也九年河決封邱大王廟口水從長垣  
趨東昌壞安平堤北入海安平鎮卽張秋大王廟卽  
金龍口之東

聖祖仁皇帝康熙六十年河決武陟釘船帮馬營衝張秋入  
海六十一年復決武陟秦家廠衝張秋夫河南各險  
工不數年而卽變一有踈虞其決而之張秋必也今  
河之南徙旣拂其就下之性而河身日高不可得而  
䟽縷堤日近不可得而遠也淮黃交流其害日深不  
可得而補救之也河之行在在皆危道則何若去危



就安囚其勢而利道之乎今自東明而東皆有洪潦等河故道自張秋而下以至於海所謂大清河卽濟漯之故瀆深至二丈餘寬至數十丈每年惟戴村壩減下之水行之此亦天之所以待黃流也而大清適符國號豈非河至今日必行此道耶是亦奇矣今誠自張秋而西測量地勢因河所數行之處另闢大河引之堅地其張秋以東卽因鹽河大清河開浚之計所費不過數百萬當兩河數年之費其利有不可殫述者河旣北流清口而下淮水獨流暢然沛然洪澤

湖之水盡洩而入海延袤數百里盡涸爲膏腴之田利一桃清宿雖環湖之地尙有在水底而徵賦者今永無湮沒之患宿邳之水有所洩不致爲黃運兩堤所束利二沂沭二河原入於淮爲黃所格今河分洩入淮則安東海州沭陽不致屢歲告災利三洪湖無減下之水高寶諸湖復涸出數千百頃之田利四高郵各壩無減下之水下河諸邑永無淹沒之患利五淮水旣消則鳳泗各州縣衛永無洪湖倒漾之患無蠲賑之費向之水沉地畝數千百頃皆可涸出而爲



膏腴沮汝之鄉皆可耕種流亡盡復荒蕪盡闢國賦  
倍增利六懷遠壽州鳳陽臨淮阜陽霍邱各濱淮之  
地以淮水停蓄歲歲被災今皆隨時消落麥秋告稔  
利上潁亳太蒙各州邑渦肥沙茨諸水均入於淮以  
淮之倒漾而田多被淹今支流由淮而洩各溝渠之  
水又山支河而洩利八河南之水由各支河入淮者  
向以淮河頂阻未能疏通卽上游疏通下游無路宣  
洩終屬無益今皆可漸次疏通利九毛城鋪峰山四  
閘天然閘無減下之水以爲宿靈虹之患利十蘇家

山八十里無隄之處無減下之水則銅沛不致受淹  
而微湖不淤旁湖之田涸出數千百頃利十一河南  
山東各濱河州邑之水向爲堤所格今大河之故瀆  
旣空皆可由之宣洩利十二新河永不復築堤其東  
南近山一帶更無需堤歲省兩河堤埽官役之費六  
七十萬利十三河南山東淮徐之民歲苦辦料今可  
永停利十四南北舟行無洪湖之險利十五葦蕩營  
數百萬之葦柴推以與海濱窮民利十六運河分淮  
流以入江永無黃水淤墊之患利十七運河諸閘洞



或欲閉以濟運或欲洩兩湖之水均不得由民便今  
可隨時啟閉以資灌溉利十八沿河柳園板荒地千  
百餘頃永爲民業利十九開封去河四十里水與女  
墻平河旣改流永無不測之患利二十徐州濱河水漲  
灌入城內石堤瀕危今無河水嚙城之患利二十一  
河南各漕水次可改近黃河直下張秋免遠輦衛輝  
利二十二夫有此無窮之利而人不敢爲非盡爲漕  
計也蹈常習故苟爲自全之計未有能不顧一身之  
利害而以國家之繁費爲可惜民生之昏墊而可憫  
者是可歎也矣



論運道宜變通

或曰子之侈言改河之利也廣矣大矣其若運道何  
曰固籌之矣終明之世河每淤運故竭其力排河以  
遠漕開泇河以避河也然豫兗之河決而東運道中  
斷且排河以遠漕而河乃肆虐於農又阻淮而與之  
共肆其虐夫漕出於農農病則漕額虧截留賑濟又  
爲漕病而每年治河之費又不貲是欲全漕而不知  
其所損實多夫旣苦河爲漕害則當專治河而以漕  
附之以行乃排河以遠漕而實以虧漕又不能保其

不害漕古今潰潰甚矣其愚也近若孫護孫嘗言改  
河矣乃曰黃水由張秋入大清河不過穿運河而東  
無沖擊之危余闕亦曰河東而會通之漕不廢此不  
通之論也河東則汶與俱東矣顧剛中曰會通之河  
不廢則河不可得而東胡東樵曰會通有時而不用  
則河可以北此不知變通之術也夫使河東而廢漕  
則河斷不可東乃河東而漕愈速則亦何憚而不爲  
乎是故其說有二昔元由海運苦其漂失謀開膠萊  
河而不能明苦河淤運亦屢開之而卒不成其時江



陵當國爲練習世務者何不畏海道之險而爲是乎  
蓋海道惟登州府今榮成縣之成山頭其山陡入海  
中舟至此多壞逾此則沿海濱而行名爲海袖皆有  
海口停泊與大洋絕異今海舟之由登萊至天津者  
風帆如織乾隆三年轉運登萊倉穀數十萬石至天  
津未失一粒此又近事之可驗者今漕舟由汶入河  
由河入海其達津門也一日夜耳而又無一切築堤  
修閘挑淺剝船之費是坐收膠萊之利也昔明之運  
道由清口溯黃河而入鎮口閘凡五百餘里後改泇

口亦溯黃二百餘里本朝初年因之彼逆流而上未  
嘗愆運况今順流而下乎此一說也夫人之畏河也  
如虎其於海也望洋而驚今驅漕舟入之必譁然以  
爲怪吾寧卑之不爲高論以駭俗今衛之源大於汶  
汶可分則衛亦可分是莫若于衛入漳之上閘閘開  
河以斜入於黃審其地勢以次爲數閘以節宣之由  
汶達河由河溯衛以入於漳是不過迂漕舟一二日  
之程可安行而北矣猶以爲未便乎河旣通海則舟  
行必多事諳於習而人情趨便重運或由河海往而



空船浮漳衛還均於天津張秋齊帮亦惟旗丁是聽  
此兩利之術也若夫沾沾爲漕計寧使國家受虧漕  
之弊東南之民歲被湮沒之災而斷不肯使漕舟迂  
一日之程受一浪之險此安得爲明於利害輕重之  
數者乎



論漕運宜調劑

或曰漕之浮於漳衛也常苦淺今分之是愈淺也曰向者溢合於漳自漳之南而溢乃別行今磁州臨漳漳溢相近之處不過十餘里若爲閘引之是分衛而益以溢也磁州資溢以灌溉而漕之需溢常以三四月非民田需水之時也仿衛源分日之例可也五月則汎水至矣且河海之便利也不十年而旗丁將自易而爲海舟矣其未易也海道旣通海船可抵張秋分載其米與貨則船輕而無慮水弱矣免沿途起剝

之費亦旗丁之所樂從也且天下事緩急宜酌其中過緩則病上過急則病下今漕舟之往返也不已急乎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非待哺也征糧常以十月又挽運而之水次甚需時日非果能冬兌冬開也速歸何爲其北上也驅之急則添絳有費起剝有費棄其貨則賤售而困乏昔之回空常以八月今常以六月七月北方梨棗山柿晚松秋菽皆未及其時回空無所携則丁日貧貧則盜米虧額弊卒中於上今誠停巡漕之遣毋掣督漕者之手使得酌其緩急之宜度



不致於誤漕而止漕之北也遇淤待濬遇旱待雨甚則分載而由河海亦無不達淺水起剝築壩牽挽而行十日水至則一日而至其遲速等也今稍停泊數日卽官吏張皇事或上聞致千嚴譴於是築壩以束水而棄貨以輕舟乃朝築而水夕至矣壩亦隨流朝棄而水夕至矣貨不可復公私皆病則奈何不稍需之也此司國計者不可不知也是故寬漕期一月之程則分衛之有餘而分溢之閘可不啓也或曰分溢則天津之舟不能至曲周非順廣之利曰今磁州邯

鄆皆有閘而舟未嘗不通蓋此河所行皆小舟有底水尺餘兼有漫閘之水卽可浮舟矣或曰分溢則磁之稻田必減沿河之水利微矣曰溢之灌溉自九十月以至二三月邯鄆以下可以澆麥田此漕不需水之時自三月以後皆磁專其利其餘利之及於永年者僅矣今仿衛源分水之法以兼利磁州之田卽或其利稍減而以數省之利害與一邑較孰大而孰小以國家之漕運與豪強之歲收較孰重而孰輕不待再計而決矣且不種稻亦可種麥非棄爲石田也况



非水小之年滄原可不分乎



辯感論

或曰予之言運道之變通也固也而世之不能無惑者費重而功難必也夫費而成功費雖大不惜也顧或者河改而運口淤河北而泛濫如故或北奪衛或東浸汶或下荏平以東奈何曰此當綜古今之河道而論之也天地奠位而河行乎其間洪水以前河之故道安在河自三門而下其勢東注爲山所束故循成臯廣武而北此禹未治河以前之故道也禹之治水因而疏之未有改其經流者也大史公謂禹載之

高地非也自河徒宿胥口已折而東又稍折而北然其勢常潰而之東漢之屯氏宋之北流堤埽之勢激之使然也王景自滎陽下引河蓋建始及王莽時決河之故道景修而用之遂貽千載之安是時河由濬滑澶淵故奪漯川之故道以入海自河徙而南汲胙之流已絕故自元明以來河北決皆衝張秋無有北至大名奪衛入漳者蓋滎澤而下至荆隆口與張秋東西相直也康熙六十一年河屢決武陟在荆隆口之上泛濫三十里亦未至開州也夫其決而散漫於



平地猶能直注張秋况開河以引之乎今荆隆口埽下之河深至五丈蓋地勢至此而北岸愈卑雖開引河而汎水至仍由故道分流前此亦曾開引河不數年而仍歸故道今之引河亦不數年而卽淤耳若於此引之決五丈之河以下注所謂建瓴之勢也但由封邱以抵張秋如洪河沙河魏河漆河故道頗多宜擇堅地引之可以持久河之南也以注梁山滙鉅野也今其地屢淤而高南旺反爲水脊斷無或南之理其注張秋也既有建瓴之勢亦斷不至岐出於荏平

元明以來決河之故道可考也凡水之入於黃河者濁泥之漲入無不慮淤然旋淤旋通昔之鎮口泃口今之楊莊未嘗淤而阻運也糧船抵張秋尙非黃水盛漲之時若於汶衛入河之處爲閘以冲刷之淤可立通也兩河之費已省專力於運口事亦非難其荆隆口以上西至原武百餘里大概土堅而河寬防之亦甚易或竟從上游導之無不可者或曰開河則必多壞廬墓曰遷之可也河之南也其勢常潰而之北而決在豫之北岸其所隳突廬墓得無恙乎且河之



南其爲害之劇有如前所陳者亦安得不權其利害之輕重而爲婦人之仁乎或曰沿河之地必遭淹沒非山左之利其能已於怨咨乎曰是乃所以大利之也河自徐州而下堤近河自徐州而上堤稍寬河灘肥美麥收數倍故沿河之邑皆富饒今濮范壽一帶多沙鹵瘠薄河流經之淤爲膏腴此東人之所禱祝而求也



論開河不宜築堤

或曰開河已費又必爲兩堤夾之是愈費也曰堤毋庸也使其有益雖費何傷無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如前所陳防之而後決者是也俗亦有臨河不打堤之說是知堤之不能障水也故宋任伯雨寬立堤防約攔水勢之語古今奉爲格論然使堤去河十餘里水所不至則亦何需乎堤旣已攔水是水所至也河勢變遷今以爲遠不數年而河逼矣昔築之惟恐不堅者今欲去之而不可得河之決也雖數里之遙堤

無不立潰堤亦何益乎明知其無益而築之不已且再三築之守賈讓之下策爲不易之良法蓋東水攻沙之說深中人心其流毒未有已也今奈何復踵其覆轍乎或曰河之防之而後決也故以堤爲害周定王時未有堤也河何以徙曰河有徙有決有溢穿堤而潰曰決移於平地曰徙泛濫於兩涯曰溢昌黎云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河亦未有無故而徙者周定王時河徙宿胥口入漯川也其自長壽津與漯別行東北入海亦必有當時九河之故瀆引之而行斷



無平地自開一河者但去古既遠無所稽考耳宋之  
北股行永濟也東流唐之馬頰也河之南也行汴渠  
奪泗合淮皆非於平地自開一河也今世所謂天開  
引河者亦必舊有河形適當土疏惡之處漸刷而深  
人未之防水驟漲則奪溜耳然亦絕無僅有之事又  
或人力導之以其成之速故神其說未可盡信蓋有  
堤則外高內卑河決以全力乘建瓴之勢故冲刷成  
河無堤則水勢散漫平行何由而決卽水大而河溢  
旁河之地反得填淤麥必倍收不爲患此事理之至

明者也不然古無堤而河不煩治今隄防峻河何以  
多決也卽今陳家浦以下至海口百餘里兩岸皆無  
堤而河流不徙海口不移其明驗也今長青濟南一  
帶皆山麓固無須堤而自滎澤至張秋又皆有漢時  
故堤稍修之亦可爲大河一帶之遙堤其南卽以太  
行堤爲遙堤是兩岸無堤而有堤也其舊有旁支河  
形之處爲平堰塞之循河上下橫塞數處如今所謂  
土格者高不過二三尺許兩端漸殺與地平水至卽  
淤成平陸如是而河何由徙自古河徙者十之一河



決者十之九則堤埽之爲害也然則古人束水攻沙之說非乎曰此其說深中人心篤信而守之者數百年於此矣而河身日淤日高其決彌甚束水矣何曾攻沙且水究何能束蓋無堤則水勢散漫而沙亦散布於兩涯束之則沙皆聚於中流無堤則水流迅疾沙反隨水去束之則水深深則流緩緩則沙愈停安能攻沙人但見偶淤之處束水奔逸以爲刷沙之明驗而不知長河停緩河身日淤之隱病且水有長落無堤則水消之時凡小河及瀝水皆可入河以消有堤以格之堤以內皆爲巨浸其爲民田之害大矣而人皆習而不察吾言其庸有豸乎



論經理東南之策

或曰河之南也歲費帑金數十萬然兵夫窮民亦得託以謀生今一旦已之將安歸乎曰聖人之治世也四民之族各予以養生之道未有爲無益之費以養之者且所養者有限而被害者無窮是有大費而并不得爲小惠矣靳文襄公濬高郵之運河清水潭深入二丈餘乃見古井古街磚石宛然清水潭最低之處向爲民居乃知高寶諸湖皆民田也近折修清江閘亦於二丈之下見民居街道是水之壅而日高淹

沒民田不可數計今河北而淮自東清水日刷淮流日深宿靈虹泗邳睢海沐洪澤高寶諸湖涸出之地亦不可勝計選實心爲民有幹濟之人分道清理兵夫貧民計畝授田毋令豪右侵占做明時軍衛之制立爲屯田鷄犬桑麻皆爲樂土安在其失所乎惟是沈災方淡流冗新復宜留河工二載之費以爲牛種房屋開渠築圩之費變滄海而爲桑田此東南第一大利也至河之北也旣無堤埽行所無事事簡則無須設官分隸其事於各道暨水利丞倅以時巡循豫



東縣丞主簿之管河者仍之移調近河南河河員送  
部以對品候補則亦無棄人矣或曰如是則前此水  
利不虛糜乎曰大患除則利可興今田畝無溝洫水  
無所洩農田之通患水利開濬之溝渠其爲利大矣  
尙苦其少故今議留河工二年之費以益之安得爲  
虛糜乎

河干問答終

